

时空对倒下的都市悲剧 ——浅谈长篇小说《对倒》

钟沛华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 香港作家刘以鬯的《对倒》是他为“娱己”而写的工巧之作, 作者以意识流的实验性手法讲述了生活在香港的老人淳于白和少女亚杏的故事, 呈现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人际关系疏离冷漠的状况。老人沉溺于回忆, 思绪向前, 而少女耽于幻想, 意识往后, 两者心理时间和物理空间对倒交错成一出苍凉的都市悲剧。

关键词: 《对倒》、意识流、时空分析、悲剧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香港作家刘以鬯的长篇小说《对倒》于一九七二年开始连载于《星岛晚报·星晚报》, 书中实验性的对倒结构和意识流手法的使用展现了作者对审美形式的追求。刘以鬯坦言, 自己的作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为市场而生的“娱人”之作, 另一类是实现自我文学理想追求的“娱己”之作。当时香港报纸负责人多重视小说的市场效益, 要求连载小说必须有离奇曲折的情节。《对倒》则与其相反, 情节简单, 主要叙述了一老一少在都市漫游中的心理活动, 而两人也并无发生什么实际接触。因此刘以鬯坦言: “写了一百多天, 我将它结束了。”¹但《对倒》在浓缩为短篇小说后不久便颇受瞩目, 有英、日译本出版, 日本的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甚至将它置于与鲁迅《孔乙己》同等的地位。《对倒》以一老一少的心理时间错位对倒为题, 是香港最早一批带有作家自觉、明显的意识流技巧的作品。刘以鬯将意识流和蒙太奇的手法用于香港街头互不相识的两人, 匠心独运地书写出这座繁华城市中的人生况味。

一、刘以鬯的对倒艺术实验

刘以鬯在《对倒》序中提到, 写这部小说的促动因素是自己在拍卖行得到的、两枚相连的邮票。“对倒”是邮学上的名词, 译自法文, 原本指一正一负相连、相同样式的邮票。邮票上的“对倒”本是一种空间图像艺术, 是一种具体可见的艺术, 但是刘以鬯却将其抽象化为编排小说的艺术, 可见其构造形式的巧思。对倒不难使人联想到对比, 但对倒与对比不同, 对比是有所侧重的比较, 而对倒则是无分主次, 在书中表现为双线并开。对倒也让人联想到拉康的镜像理论, 但是书中主角并无借他人之眼建构自我认知, 而是坚守自我的内心一隅, 沉浸在自己的追忆或幻想之中。

作品中的对倒艺术实验体现在几组对倒之中。男主人公淳于白是一位从上海迁徙而来的老人, 以收房租为生, 时常沉浸在回忆之中, 心理时间往前。女主人公亚杏是居住在旧楼中的香港本地少女, 在困窘的生活中梦想着做歌星, 展望未来而心理时间往后。因此, 对倒结构中首先就体现在人物设置中, 一老一少, 一富一窘, 两者相互映照。这种对倒还体现在许多细节上, 例如同样在照镜子时, 淳于白厌恶自己日渐苍老的容颜, 而亚杏则觉得自己长得可爱, 可以去当歌星。亚杏时常幻想结婚的美好未来, 但结过婚的淳于白却认为结婚可笑。种种对照凸显出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和作者设置的精巧之处。其次, 故事的章节设置也呈现

¹ 刘以鬯.对倒[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7.

对倒的结构——在两人相遇之前，单数章节写淳于白，双数章节写亚杏，而在他们相遇之后，则变为双数章节写淳于白，单数章节写亚杏。这种结构上的巧妙安排在刘以鬯改写的短篇版本《对倒》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将邮票的对倒化用为小说结构也足见作者实验性创新的野心。最后，对倒艺术实验还体现在时空对倒之中。淳于白的心理时间向前，亚杏则往后展望，两者的心理时间相互对倒而形成一种过去与未来断裂的强大张力。但这种张力形成的裂痕在“现在”被空间交错而弥合。被现代文明侵蚀的香港近似于本雅明所描述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在此观念中，同时性是横向的、与时间交错的；标识它的不是预兆与成就，而是由时钟和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²。

在这种略显刻意形式试验下，刘以鬯写作《对倒》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写作技巧，而是展现香港当时的历史状态，是一种“批判的现代主义”。他孜孜不倦地叩问的是现代人的“内心真实”，他曾说过：“我们目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苦闷的时代，人生变成了善与恶的战场，潜意识对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较外在环境所能给予他的大得多。”³并且，在艺术技巧上，他也毫不避讳地谈到意识流作家对自己写作的影响：“（乔伊斯）给我的影响最大，我读书时已开始阅读《尤利西斯》。此外，吴尔芙、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等等都是我崇拜的作家。”⁴在《对倒》中，刘以鬯也借淳于白之口表达了对《追忆似水年华》的欣赏。但不论是使用意识流手法，还是将探求内心真实置于对倒结构当中，刘以鬯展现了解构传统叙事艺术的出色技艺，这种颠覆时间顺序和因果序列的叙事方法与现代都市支离破碎的状况同构。《对倒》的形式实验并非一蹴而就，在《天堂与地狱》中可以窥见对比对照的构思，而《链》中人物通过偶然的“生活流”连结也与《对倒》章节相嵌的方式类似。《对倒》以流动顶针的方式将章节、人物、空间之间暗扣起来，足以显示刘以鬯的对倒结构嵌合的精巧技艺。

二、《对倒》中的时空对倒分析

（一）时间的对倒

作者刘以鬯在《对倒》使用了意识流手法，人物常沉浸于幻想之中。这种具有强大主观随意性的、个人内心对时间的独特体验方式被称为“心理时间”，而故事的实际发生时间则被称为“物理时间”。根据柏格森的说法，“一般人理解的时间，是用空间概念来认识时间，把时间看作各个时刻依次延展的，表现宽度的数量概念，心理时间则是各个时刻相互渗透的，表示质量的概念，在这种观念支持下，小说家将过去、现在、未来随意颠倒、穿插、交融……”⁵在刘以鬯使用的意识流技法之下，淳于白和亚杏的心理时间是具有强烈伸缩性的。而且在随着景物和人物内心想法的来回切换时，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呈现嵌套重叠的状态。

作品中的时间对倒主要表现为淳于白的心理时间与亚杏的心理时间的对倒。《对倒》中的淳于白是个从上海迁移而来的老人，他“常常睁大眼睛做梦”⁶，眼前香港的景色却总是令他回忆起旧日在上海的日子，例如他“视线虽然落在隧道的黄色墙壁上，见到的却是缺乏现代感的思豪酒店”⁷。对旧日的眷恋使回忆成为淳于白生活的燃料，回忆虽苦，但淳于白却依然依然以一种不舍挽歌的姿态沉浸在回忆之中。淳于白靠收租过日，现在的物理时间是

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5.

³ 梅子. 刘以鬯研究全集[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63.

⁴ 梅子. 刘以鬯研究全集[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15.

⁵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45.

⁶ 刘以鬯. 对倒[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48.

⁷ 刘以鬯. 对倒[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48.

令他厌恶的，因为“有太多的时间需要浪费，却又不知道应该做什么。”⁸于是他只能沉浸与现实相比生机勃勃的回忆之中，所以他的心理时间是指向过往的。而亚杏则与淳于白相反，她的心理时间是指向未来的。她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女，她幻想自己穿上美丽的服装成为歌星，嫁给英俊富有的人物——“有点像柯俊雄，有点像李小龙，有点像狄龙，有点像阿伦狄龙”。因为她的幻想都不存在于现实的物理时间之内，因此她的幻想对象总是面目模糊的、不真实的，她只能将这种没有特定指向的人物安上自己喜欢的男明星的脸。与之相比，存在于淳于白心理时间中的人物总是面目清晰，指向明朗。她也经常在海报、唱片和镜子中投射理想自我，幻想自己以后成为歌星和嫁人之后的情景，这都是亚杏对未来展望的表现。由此可得，老人淳于白指向过往的心理时间和少女亚杏指向未来的心理时间形成对倒结构。回忆和展望恰好对倒交错为现在，这正说明了“现在”是他们都不愿意面对的时间，他们就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躲进错位的心理时间之中。

淳于白和亚杏的直接相交点在于电影院，在这个节点，他们都处于同一心理时间，也处于同一物理空间。但正是两者处于时空交接点的这一瞬，他们的心理活动也截然不同——淳于白是带着善意的目光观察亚杏的；亚杏则非常厌恶淳于白，认为他是个龌龊的男人。淳于白在看到电影中的结婚镜头时，认为结婚是一件可笑的事，而此时的亚杏正沉浸于未来自己结婚的美好幻想之中，两个陌生人在相交之时之时产生的巨大误会也暗示着喧闹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于是这种物理时间的相接在全知视角之下便带有了一丝互不相通的悲凉意味。并且两者的年龄也是时间对倒的一种体现，年轻而对未来心怀希望的亚杏正像是许多年前也曾年少轻狂的淳于白，淳于白与亚杏的交错也就是与自己的年少时光的交错，但这种对倒交错也更加说明了物理时间的不可回溯性。对于淳于白和亚杏来说，他们在故事中共同穿越如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也就是机械文明下由时钟确定的、去神圣性的历时的铺展的时间，而他们却在共时的维度出现，这种物理时间的历时和共时也构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对倒结构，这种对倒结构正是以空间相嵌而成的。并且，淳于白和亚杏虽然共同穿越物理时间，却意外地因分别沉溺于幻想和回忆产生了心理时间相交的效果。讽刺的是，这种效果反映的不是神存在的现实——近似于宗教意味下的弥赛亚时间是“一种过去与未来汇聚于转瞬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⁹，而是城市发展的滚滚洪流下转瞬即逝却又毫无神圣性的现实。淳于白和亚杏，当然还有他们身后千万的香港市民，都无可奈何地被困在这种可悲的现实之中动弹不得。

（二）空间的对倒

《对倒》中的空间对倒则分为个人的心理空间-物理空间对倒和淳于白-亚杏物理空间的对倒。

对于淳于白来说，他的个人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是对倒的。他反复回忆旧日上海，想念上海的靡靡之音、舞厅里的华尔兹与探戈，他的心理空间始终装有一个繁华而令他流连忘返的上海，这与如今所处的物理空间——拥挤而危险的香港形成强烈对比。他的返乡只存在于心理空间，因此是一种飘渺的“精神返乡”，旧梦中的上海和现实中香港两个空间的巨大差异和年迈的力不从心使他的精神返乡只能落于失败和虚无。亚杏的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也是对倒的。亚杏心理空间充塞着都市文明带来的美妙幻想——登上舞台成为明星，并和英俊富有的男人结婚。她时常幻想“在这个光圈中，一个浓妆艳服的女人，手里拿着麦克风，在唱

⁸ 刘以鬯. 对倒[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50.

⁹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5.

歌。”¹⁰但又经常被物理空间中的尖锐声音打破幻想，因此又被迫回到现实之中。亚杏在美好的心理空间和残酷的物理空间之间反复跳跃，这种迅速切换形成一种割裂的张力，愈加表明亚杏梦想的不可能，在凸显心理空间美好的同时，也揭示了现实之惨淡和美好之虚妄。并且，淳于白的物理空间和亚杏的物理空间也存在对倒结构，亚杏是在香港旧楼中长大的本土女孩，所以她的幻想范围狭隘，很少涉及香港都市生活以外的范围。但淳于白的物理空间极大，是一个时代的流亡者，他先后去过上海、重庆、南洋和香港，因此两者的物理空间之间也存在着狭隘和广阔的对倒结构。

空间不仅仅是一种故事中的对倒结构，还有弥合主人公因心理时间对倒产生的巨大裂痕的作用。淳于白和亚杏的心理时间呈现明显对倒的状态，而他们也看似是香港这座城市里两条相交过一次的平行线。正如柏格森所言：“把绵延放进空间其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其实就是把陆续出现放置在同时发生之内。”¹¹淳于白和亚杏的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相交之处在于物理空间，而物理空间中显得非常隐秘的细微线索则是连缀对倒结构的交接点——正如倒错邮票的相接之处。作者刘以鬯建构了一个兼具同时性和并置性的小说空间，看上去章节之间是串珠结构，实际上类似传统诗词中的顶针手法，使看似平行、毫无关联的人物之间的时空相嵌。例如，亚杏在第二节提到“她见到那只胖得像只猪的黑狗摇摇摆摆走过来，走到水果店前，跷起一条腿，将尿排在灯柱上”¹²，而淳于白在第三节也见到一只“胖得像猪”的黑狗，暗示他们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处，但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彼此，因此在限制视角的内心独白中没有提及过对方。相似的例子还有见过同一个长发男人、听到电台播送同一个歌手、看电影前同样遇到了一个摔倒在马路上的老婆婆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内心意识在肆意流动时，曾经在统一空间相交的证据。并且，在心理时间不断伸缩跳跃之时，空间也有充当意识流切换指示语的作用，例如，随着巴士的往前移动，淳于白的视线不断观看到香港大楼的变化，这些物理空间锚定了淳于白的印象。正如奥古斯丁的说法，印象与心理时间相连，而印象又与经历过的事情联系在一起。¹³就这样，淳于白陷入了以空间为标识物的旧上海回忆洪流之中。

此外，小说的空间对倒还体现在章节编排上。刘以鬯抛弃了依照故事时序的线性写法，切割章节，以相互穿插的串珠式写法将淳于白和亚杏的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呈现出来。在他们相遇之前，刘以鬯以外聚焦视角单数章节叙述淳于白的故事，以双数章节叙述亚杏的故事；在他们看电影相遇之后，刘以鬯实现了小说结构的对倒——以单数章节叙述亚杏的故事，以双数章节叙述淳于白的故事。因此，这种小说结构的对倒也预示着叙事时间的对倒和空间化。总体来说，故事走向是老人和少女相遇，然后各自离开，这代表着他们共同穿越同质的、空洞的历史时间，但是故事的叙事时间被作者有意空间对倒化了，可见小说结构的对倒化是更为抽象且隐蔽的，蕴含着作者刘以鬯的实验性巧思。在《小说面面观》中，福斯特借用绘画术语将小说的空间造型称为“模式”¹⁴（Pattern），将小说结构像邮票的平面艺术一样编排铺陈，并将其切割、串连、拼接之后形成对倒结构，恐怕也是刘以鬯将文本作为艺术品编排的体现。

¹⁰ 刘以鬯. 对倒[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95.

¹¹ 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8:155.

¹² 刘以鬯. 对倒[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58.

¹³ 龙迪勇. 寻找失去的时间——试论叙事的本质[J]. 江西社会科学, 2000(9):49.

¹⁴ 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385.

三、时空交合下的时代悲剧

无论是写沉溺在幻想中的少女亚杏，还是写“以回忆为燃料”的淳于白，实际上刘以鬯都是在写在六七十年代城市飞速发展下无所适从的香港市民。时空交织成当时的香港城市印象——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城市繁华，高楼林立，但却鱼龙混杂，治安极差，常有抢劫案发生。与此同时，有一大批因政治形势变化而流亡至此的上海人，他们与白先勇笔下流亡至台北的南京人相似，都无法在这座喧闹混乱的城市找到归属感，于是他们都难以自拔地沉溺于过往的记忆里，在意识流动中寻求故乡的痕迹。在时空的错位交织之下，《对倒》呈现出了一种彻底的悲剧性。

淳于白的悲剧是时间的悲剧。意识流小说的时空体式使淳于白不停地在回忆中漫游，眼前的香港景色处处对应着当年上海的记忆，这是他精神返乡的一种方式。在返乡的过程中，历史的伤痕被记忆有效弥合，只剩下淳于白对过往美好捕捉的徒劳和现实中孤身一人的寂寞。分散的自我意识最终成为历史孤独感。¹⁵人对精神时间的建构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行为，是一种虚构的模式，这充分显示出了他对现实的漫不经心。他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一样寻求往日旧梦，但追溯过往如同逆水行舟，他的心理时间终究不可能左右物理时间。他也如《喧哗与骚动》里对时间流逝极为敏感的昆丁，始终没办法阻止时间从他身边抢夺珍视之物，感到无力而绝望。淳于白不断逃入第二叙事，但是孤独感却愈加浓厚。他在香港的隧道中不断前进，但是他的心理时间却在不断倒退，心理时间和物理空间的割裂使淳于白的回忆更显虚无。在他不停回溯心理时间的过程中，物理时间是不可回溯的，他的身体也在逐渐老去，“返乡”也变得愈不可能，《对倒》的悲剧性正在此处凸显。刘以鬯对淳于白是仁慈的，在小说的结尾，他使淳于白做了一个有关亚杏的春梦，这并不代表猥亵，而是淳于白始终渴望与年轻的肉体接触，这样似乎就可以重温以前自己青春的模样。这与白先勇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王雄对主人家的小女儿丽儿有超乎常人的依恋类似，只是因为丽儿让他想起了湖南老家的小未婚妻，这都是他们极度想念大陆、抚慰思乡之情的尝试。在这个梦里，淳于白获得了暂时的慰藉，或许也是刘以鬯给同样从上海流亡至香港的自己以安慰的一种假借的方式。

亚杏的悲剧是空间的悲剧，她的心理时间在不断交织游弋，其实是身体空间困囿难以改变。亚杏的精神漫游指向未来，充满希望，她会是一个当红歌星，有大房子和英俊得像李小龙的男伴。但是在现实中，她只是香港老楼中的一个普通女孩，家境普通，母亲还催着她去工厂上班。事实上，展现在亚杏“眼前的一切都是看惯了的。即使士敏土人行道上的鞋印，也记得清清楚楚。”¹⁶即使她经过时总是想“将来结了婚，找房子，一定要有好的环境，近处绝对不能有公厕”¹⁷，但散发着公厕气味的横街还是在她家楼下，她也还是被迫每天从这个她厌恶到捂住口鼻的地方经过。这一切更凸显了亚杏身体空间和心理时间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她对婚姻是充满向往的，渴望借由婚姻逃脱现在生活的牢笼，在第三十五节就有她对婚姻和生育的美好幻想：“她的丈夫，有点像柯俊雄，有点像李小龙，有点像阿伦迪龙。生活在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里，不可能有什么忧患。”但在这个章节后的三十六节则紧接着老李诉说他结婚的一地鸡毛，以中年男性的视角直接将亚杏幻想的泡沫戳破，但这也只有全知视角的、故事之外的人才能知晓，限制视角中亚杏并不能明白，这种对比更加凸显了

¹⁵ 樊文岑. 试论意识流小说展现的时空体形式[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z1): 51.

¹⁶ 刘以鬯. 对倒[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57.

¹⁷ 刘以鬯. 对倒[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57.

人生的可笑和可悲，也说明随着物理时间的推移，对人生的美好设想也会逐步幻灭。在故事的结尾，亚杏梦到了一个狼头人身的怪物，这说明她还是对现实充满恐惧的，但她选择强迫自己想象“愉快的事情”，使自己的心理空间成为逃避现实的虚幻舒适区。这种虚幻的舒适区与现实生活的捉襟见肘形成巨大反差，虽然故事结尾亚杏在幻想中重新变得迷迷糊糊，但她最后也极有可能因难以生存而从事自己原本不屑的工作，并继续留存在这个破旧的老楼之内，她身体空间的困局也折射了绝大多数香港下层民众的生活——他们生如蝼蚁，始终无法在香港这高楼林立的水泥困境中脱身而出。

淳于白与亚杏时空交错成为属于香港都市人的悲剧，他们都是这座城市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疏离而冷漠的注脚。他们的心理时间一直处于交错的状态，即使他们的空间其实偶尔紧密相嵌，但他们也在数次相遇的情况下因心理时间没有停留在当下而忽视对方的存在。在仅有一次的正面接触时，淳于白看着亚杏，想起了他在中学的一个女同学，但亚杏却以为他对自己有着龌龊的想法。两人同排就坐，但却各怀心思，这种对彼此印象的错位也正说明了两人之间的隔膜——在香港这座偌大的城市中有机会在电影院中同排就坐，他们的心也是疏离的，破除了物理空间的间隔，心理距离却难以拉近。出电影院后，亚杏朝南，淳于白朝北，也象征着他们在短暂相交之后各自没入人海，与心理时间的错位图式重新保持一致。作者刘以鬯在故事结尾以淳于白梦境的形式让这两条平行线再度相交，大抵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弥补两个并无实际精神接触的缺憾。只可惜这种形式的弥补使《对倒》更显苍凉——它只是淳于白单方面的幻想，而在那之后亚杏就对淳于白却了无印象，将他迅速遗落于陌生人的海洋中。

结语

由此可见，《对倒》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浸染着悲剧气息的城市写照，展现了时不可追、空间不可突破的可悲，更突出了城中人倾诉无门的孤独和难以交流的疏离。淳于白无法返乡，而亚杏也始终无法逃离破旧的角楼，并且他们都无法逾越心理的鸿沟，抵抗时间的倾轧。《对倒》中错位对倒的时空不仅是香港这座孤城的映照，也是平凡人生的缩影——也许每一个人都在年少时展望未来，心理时间舒展往前，但年老色衰后却以回忆为燃料度过余生。这两种交错对倒的时间和空间汇聚成一个荒芜灰暗的“进行时”，而刘以鬯只是笔锋工巧地写出了每一个不堪现实者苦闷又无力的其中滋味。

参考文献

- [1] 刘以鬯. 对倒[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2] 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4] 梅子. 刘以鬯研究全集[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 [5]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6] 龙迪勇. 寻找失去的时间——试论叙事的本质[J]. 江西社会科学, 2000(9):48-53.
- [7] 樊文岑. 试论意识流小说展现的时空体形式[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z1):51-52.
- [8] 凌逾. 对倒叙事:香港后现代电影和小小说的融合剂[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37-46.

Space-Time flip of the Urban tragedy ——a Research of the novel Inverse

Peihua Zho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Abstract: Hong Kong writer Lau Yee Cheung's novel "Inverse", his crafty, "self-entertaining" novel, is a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experimental tale of an old man Chun Yu-pao and a young girl Ah Hing in Hong Kong, chronicling the alienation and apath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Hong Kong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old man indulged in memories, thinking forward, while the young girl indulged in fantasy, consciousness backward, both mental time and physical space inverted into a desolate urban tragedy.

Keywords: Invers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space-time analysis, tragedy

作者简介:钟沛华,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0 级学生。